



原鄉的心象 江漢東

文 / 鄭芳和 圖 / 江樹麟

「天恩八十載，艱苦奮鬥樂天倫，創作六十年，返璞歸真入畫史。」這是江漢東 80 歲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個展時他的肺腑之言。已經全盲的江漢東，面對全場的貴賓與好友親朋，他由衷地叩謝天恩，讓他這一生在藝術的艱苦奮鬥中，又同時能享受一家五口的天倫之樂，而在創作 60 年後，證明眼盲並沒有阻礙他繼續畫畫，反而形塑出他個人鮮明的繪畫風格，一種樸拙純真的心象創作，舒展著神遊故國原鄉的超現實情境。

返璞歸真入畫史

整個展覽場賓客盈集，恭賀之聲不絕於耳，江漢東在妻子的陪同下，在掛滿油畫、版畫的現場走走看看，當兩人走到一幅名為《眼睛的造型》(1995) 時，他們倆忽然停了下來，這幅 80 號的大油畫，畫中一隻大眼睛把兩人的身影含攝進去。畫家雖然全盲看不見畫面，可是他腦海裡仍清清楚楚地浮現這張畫，他正以他的心，他的「內在視野」觀畫，巨大的瞳孔裡包含著純白的圓，而那個圓似乎映現出他瞳孔裡的光澤。妻子陳美麗牽著他，那個溫馨的畫面比現場的畫更令人動容。

「正當創作力旺興的時候，哪裡曉得，上帝竟會奪走我一雙明亮的眼睛，使我再也看不清世間的东西，從此步入模糊的世界裡，與美麗的世界隔絕。我是多麼想在中國的美術史上寫下一頁光榮的歷史，沒想到



① 江漢東 眼睛的造型 油彩 1995

② 1974 年江漢東和美國收藏家於台北藝術家畫廊舉行個展之合影

晴天霹靂，頃刻間粉碎了我藝術王國的美夢。」剛剛畫家的開幕致詞餘音猶飄盪在展覽現場。他與美麗的現實世界隔絕，上天卻派來一位美麗的天使，終生陪伴他。他們倆慢慢地走著、看展，把百幅畫作盡收眼底，尤其走到最後，一個展廳，掛在牆面的是江漢東的數位複製版畫，這是 36 年前初罹患眼疾的他以一眼全盲，另一眼只剩 0.6 視力，猶如從門縫看世界，在痛苦煎熬中重新提筆創作的繪畫，江漢東的內心忽而澎湃起來，他慶幸自己當時在妻子的全新鼓舞下沒有喪失創作的意志，終於又鼓起信心嘗試作畫。

然而那一句「我要走了，除非奇蹟出現」彷彿又在江漢東的耳邊響起。40 年前江漢東因為眼疾舉行告別畫壇個展，他準備從此封筆在畫壇絕跡，他萬萬沒想到，而今 40 年後當初的一群畫友，又紛紛現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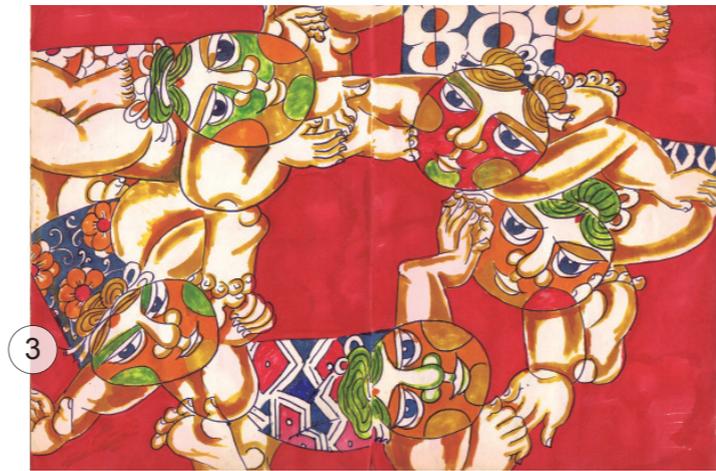
他 80 歲的畫展裡，這真是奇蹟。奇蹟果然是屬於不向命運低頭，願意放手一搏的人，他心中再度盈滿了感恩，眼裡泛著淚光，他不禁隨口哼唱起：「江漢東，年八十，艱苦奮鬥樂天倫；江漢東，年八十，返璞歸真入畫史！」他心滿意足牽起太太的手，心中感覺此生已了無遺憾，兩人又緩緩地步入人群中。

江漢東的每一幅畫都像是一首牧歌，歌頌著他對鄉土的愛意，那兒有他眷戀的黃金童年，思慕的父母親、祖母、伯孀、朋友，他敏銳的觸鬚不斷伸進故鄉長汀的文化鄉土與記憶認同。濃郁的客家風土人情、客家歌謠、客家美食，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如船燈、馬燈、龍燈、鼓吹、台閣……等等，他的畫汲取民間藝術的生命力與內容又注入現代繪畫的造型，不僅含藏富豐的審美情趣，更是蘊藏著深厚的文化認同，交融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長河中。

4 年後，2009 年 4 月 1 日江漢東褪去一身的皮囊，胃癌病逝。中華民國總統褒揚令記載著：「視障著勤奮之志，高華成技法之美，心織筆繪，燃糠照薪，藝力綿長，丹青流遠。」江漢東 84 歲終於走入畫史，此生願已足矣！

望族貴公子，淪為乞丐

江漢東是福建省長汀縣新橋鄉江坊村人，長汀縣是擁有悠久綿長的客家文化、歷



史的「客家首府」，保有完整的唐代古城門、古城牆、三元閣、寶珠門、明代的朝天門、宋代的汀州之廟、明清的汀州試院、宋代的雙陰塔、清代的朱子祠等歷史遺跡，是座古色古香的文化古城，融人文與自然景觀於一體。

1926 年出生的江漢東命運乖桀，雖然他的曾祖父是長汀東門出城的第一號大地主，祖父是前清秀才，父親是鄉村的師範學校教師，他生為望族之後，卻才滿週歲便喪母，由祖母撫養，這位大地主之後是家中單傳卻體弱多病，父親常親自調配中藥哄他嚙飲，又帶著他到村中的福蓮庵燒香頂禮，拜花公花母做父母，祈求神明庇佑。

只是命運誰也無法預料，長汀自 1929 年起便落入共產黨紅軍手中，江家大地主的身分剎時不保，財產幾乎全被沒收，父親前往他鄉，祖母與他淪為乞丐，討飯度日，落難的貴公子，露宿田野，終日乞食，度日如

年。

直至 1934 年國民政府軍以步步為營的持久戰圍剿紅軍，紅軍才被迫離開長汀，轉往陝西延安。這一年年底江漢東的父親才由遠方返鄉，所有的房舍早已被劫掠一空，家早已蕩然無存，所幸全家尚能團圓，也是託天之福。

翌年江漢東已 10 歲才有機會進入祖父所創辦的秀峰小學就讀。畢業後繼而讀長汀初中、甯化中學，此時父親卻撒手西歸，他哀痛萬分，休學半年在家守孝。他的童年，青少年的確慘綠，先是遭遇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火拼他由地主之子淪為乞丐，之後又遭遇對日抗戰，他在烽火中完成初中學業，但成績卻不十分理想，只有美術較優。江漢東 20 歲才中學畢業。由於江漢東初中的美術成績特優，為了謀生在小學擔任美術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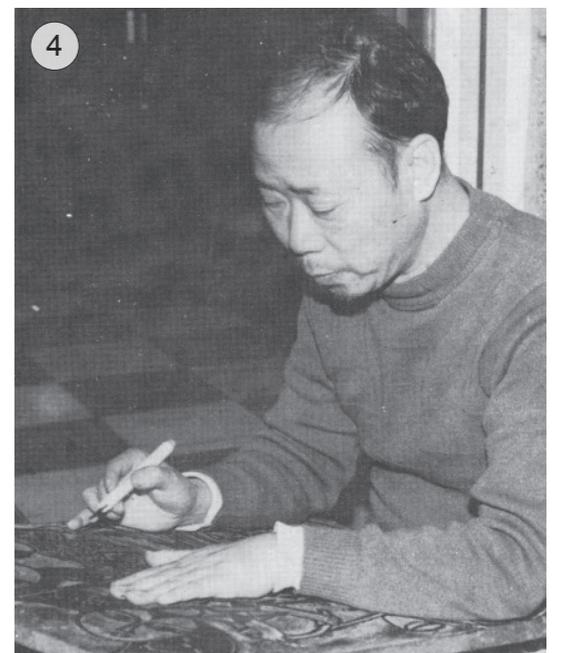
渡海來台，圓藝術美夢

然而江漢東卻一心嚮往來臺灣繼續深造美術，原來是初中時他的美術老師都推介臺灣的美術是高水平教育，值得前來學習。1948 年 7 月江漢東由長汀到福州渡海來台，展開他藝術的新天地。

江漢東一時沒趕上臺北師範學校的招考，只好改考小學教員檢定考，翌年他如願考上臺北師範藝術科，卻因無力繳交註冊費不得不放棄，他只得去國小先教書。他每月省吃儉用，存下兩錢黃金，他共教了 10 個

月，湊足 20 錢黃金作為日後的學費，隔年他又考上了臺北師範學校如願以償地當了藝術系的學生。

在校期間江漢東最勤於苦練的是素描，他甚至還把畫素描的原理編成一首朗朗上口的口訣歌，以便作畫時把握素描秘訣，收事半功倍之效，他的一張人物素描便入選全國動員美展，令師生刮目相看。在校期間，影響江漢東最大的並不是學校老師的教導，反而是他的同班同學秦松、霍剛及學弟蕭勤。每當江漢東殷勤地練習素描，他卻常聽得他們談起現代藝術，原來是他們拿著烈士遺孤的零用金課後私下向前衛藝術家李仲生學



③ 江漢東手稿 1973 年

④ 正在創作中的江漢東（攝於 1979 年）



⑤ 1997年江漢東 70 回顧展與秦松(左一)、陳美麗(左二)、謝里法(右二)、張金星(右一)夫婦之合影

⑥ 江漢東划龍舟 1975 年多媒材

畫，聽得他衝動地也想向李老師學畫，只是囊阮羞怯，只能一個學期靠賣一個金戒指度日，哪有多餘的錢學畫。

進入現代繪畫導師李仲生門下

江漢東人窮志氣不窮，畢業後他一邊教書，終於一了心願向他心儀已久的李仲生學畫。那一年 1955 年當他第一天踏入李仲生的畫室，李老師便要他丟掉在藝術科所學的一切，重新開始。江漢東一聽內心十分震撼，心想：「北師三年豈不白費了！」他正愣在那兒，只聽得李仲生緊接著說：「不錯，一點都不錯，當年藤田嗣治到了巴黎，就丟掉在東京美專所學的一切，重新在巴黎起步。」江漢東一聽到「巴黎」兩字，他的精神振奮起來，因為從小老師們就鼓勵他去巴黎留學，現在又在李仲生口中聽到巴黎，

更激起他想一圓巴黎留學的美夢。

然而當江漢東面對畫板上的畫紙時卻久久畫不出畫，李仲生告訴他：「自自然然，自由自在畫下去。畫一段時期以後，我會指導你畫屬於你自己的畫。」他只好硬著頭皮畫下去。江漢東從李仲生學畫，是藝術蛻變的開始，他先從初期立體主義入手，研究形的分解與結合，在構圖上十分注重形的理性分析。李仲生適時的提醒他不要被立體派的畢卡索牽著鼻子走，做了他的奴隸。李仲生鼓勵學生要從中國傳統出發創造現代風格，成為中國的現代畫家。這個重要的現代畫觀念深深啟發了江漢東，日後江漢東從民俗曲藝中汲取民間藝術的營養，發展成他獨特的藝術面貌。

除了在畫室畫畫，江漢東與來自軍中的文藝青年吳昊、歐陽文苑、夏陽等一起混，

亦到他們在龍江街的防空洞秘密基地，一群年輕藝術小伙子常在那裡聚會，論藝、作畫，甚至開舞會，熱鬧非凡。

風起雲湧的現代版畫

50 年代臺灣的藝術非常現代，東方畫會、五月畫會相繼成立，受到時代風潮的薰染，1958 年 5 月江漢東與北師同學秦松於華美協進社臺灣分社與美國優秀的十位版畫

家聯合展出「中華現代版畫展」，由於展覽深受好評，秦松和江漢東便在 1959 年與楊英風、李錫奇、陳庭詩、施驊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現代版畫會」，並於 11 月、12 月分別在國立藝術館、新生報新聞大樓舉行現代版畫展。

現代版畫會會員所製作的版畫已擺脫傳統、古老的插圖或民俗版畫或抗戰的木刻宣傳畫或戰鬥的木刻等實用性，而蛻變為純粹





7

的藝術表現，且深具實驗性。江漢東 60 年代的版畫由立體派開始，在造型的幾何結構上探析，又轉向野獸派色彩的平塗裝飾性，繼之結合超現實主義的情境，他逐漸在原始藝術、民間藝術與兒童繪畫中沉澱出一條貼近自己個性的素樸、原真的創作風貌。

而此時正是風雲際會，巴西聖保羅雙年展適時提供了國內藝術家與國際接軌的機緣。江漢東的版畫在 1961 年、1965 年兩度參展。

江漢東早年的版畫傾向抽象畫，1960 年他便以一幅《鄉愁》獲得美國新聞處中國青年畫家榮譽獎。不過後來擅於觀察學生特質的恩師李仲生語重心長地叮囑他說：「原始、古拙是現代繪畫的兩大要素，別人求都

求不到，你已經有了要好好把握。」於是他的版畫風格便在抽象與具象中交互融會。例如《船歌》(1964 年) 江漢東以一首《太湖船》名歌為意象發想，營造出船上的歌舞昇平，以連綿不斷的線條刻劃稚拙的人物神態，一老一少歌女表情卻充滿無奈的哀婉，透顯出民族的悲情，原來這是一首日本人所創作的歌謠，以歌頌太湖的秀麗景緻。色彩紅紅綠綠的對比，有著民間版畫的趣味。他的版畫大都為手工彩繪較少套印上色，一如楊柳青的版畫。

《對話》(1964 年) 由 4 塊木板組合刻印而成，下半部 2 位女孩一手插腰相互對話 / 對罵，上半部是有頭有身的半抽象人物的對話，中間則是萬物欣欣向榮的對話，在不

規則的造型結構中，抽象、具象相互融滲，演繹著版畫的對話。

60 年代是江漢東最意氣風發的年代，除了二度參展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也參加中日美術交換展於上野東京都美術館 (1965 年)，作品《女與貓》被日本評為版畫最出色作品，獲巴西大使收藏。之後又參加美國、菲律賓、秘魯等版畫展，成績亮眼的國際參展經驗，為他鋪陳出更大的揮灑空間。

罹患青光眼告別畫壇

正當江漢東的版畫藝術攀至高峰時，42 歲的他忽而紅鸞星動，巧遇 20 歲荳蔻年華的陳美麗，3 個多月後兩人迅速走上紅毯。可是就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在眾多親朋好友的祝福聲中，新郎卻「碰」的一聲倒地，新娘花容失色，眾人嘩然，那一刻究竟是神的恩典或是惡魔的饗宴？

當眾人驚魂未定，新郎又火速由醫院奔回走完結婚進行曲。上蒼贈送給這對新人一份愛的大禮物，勘驗他們是否能捧起婚姻這碗飯，尤其對陳美麗一位 20 歲的美嬌娘來說，她是否能挺得住未來暴風雨的鞭苔，她人生的磨難才正要開始。

當陳美麗帶著新婚夫婦去台大醫院檢查，他們滿懷希望住院治療，卻聽得醫生宣布「他將全盲」，江漢東聞訊在病榻上放聲嚎哭，終於兩人抱頭痛哭。雙十年華的陳美麗，青春仍在她的身上閃耀，從此必須扛下

生活的重擔，品嚐世間的滄桑，他們又在其他的醫院檢查，不斷手術，病情並無多大起色。當仁愛醫院大夫宣布：「左眼絕對性青光眼，無光。右眼青光眼，視神經萎縮，視力零點六」江漢東像一隻困在籠中的野獸，激動、暴躁、憤怒全湧上心頭，急於想衝出囚籠，卻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臣服命運。

江漢東怨天，為什麼在千人中只有 4 人會罹患的青光眼竟然找上他，他更怨他的才華稟賦竟如潮騷，以一股不可違逆的力量把他捲至高空，讓他享有無上的榮譽，有著鳥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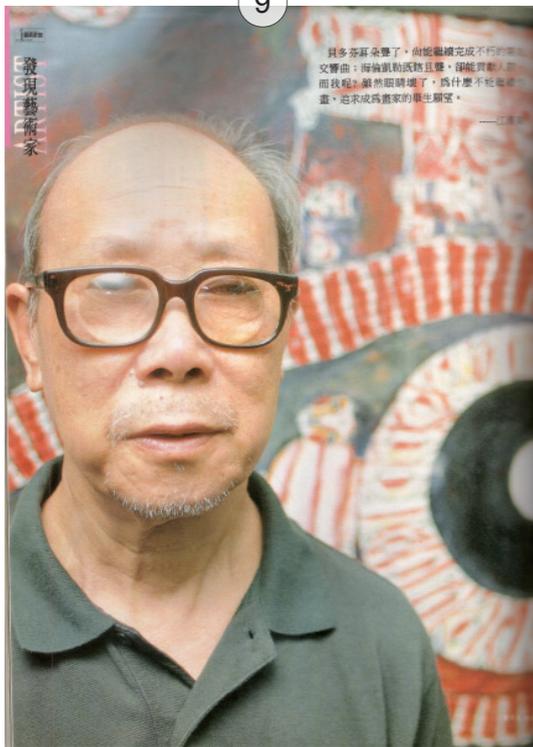
⑦ 江漢東 太湖船 1964 年 版畫

⑧ 江漢東 女與貓 1963 年 版畫

瞰般的視界，卻又重重的把他摔下來，囚禁在「目光如豆」的狹窄視野中。江漢東不但不能作畫，宣布退出藝壇，又辭去了國小教職，身心飽受創傷，如一隻折翼的粉蝶撲倒在地，他能再度展翅高飛嗎？

從洋裁簿畫起到畫油彩

江漢東摔得這麼重、這麼痛，傷口尚未癒結成痂，有一年無法作畫。然而他的心仍未死，他的藝術細胞仍蠢蠢欲動，終於在妻子的細心照料下，他在妻子的洋裁簿上作畫，他試著拿起簽字筆，在目光僅及一片小豆腐的視野下，一小片一小片地塗，再一部分一部分地連接組合，當他畫完第一張畫



9

時，妻子大加讚賞，他自己也感動得心花怒放，於是從簽字筆到奇異筆，從單色到多色，從每天 1 張到 3、4 張，他愈塗愈信心十足，索性玩更大在棉紙上作畫，尺幅也不斷加大。

1971 年他的洋裁本手稿，猶如今日的手繪本，色彩飽滿，造型多變，故事內容多元，線條流暢，在在奪人眼目，充滿了奇思異想及中國傳統節慶的民族采風。他翻轉了命運，向上蒼證明他眼盲心不盲，也許上蒼關閉了他的視覺之窗是為了讓他打開另一副心靈之眼，讓他的藝術再次蛻變。

江漢東重新出發後，他又不滿足只畫洋裁簿或棉紙，在版畫家李錫奇的鼓勵下，他居然開始畫油畫，從此畫出他亮麗多彩的一生。不過他作畫速度極慢，他總是在空白畫布上構思好幾天後才下筆。江漢東說：「我畫我內心想表達的，不是畫我所看到的。」江漢東自認為他作畫像寫小說，瑣瑣碎碎的慢慢經營，因為他只能一寸一寸地移動畫布作畫。他以一種「移動視點」的方式，一個局部畫好再銜接另一個局部，把自己腦海裡的視覺形象在畫布上呈現，拼組成形，他看不見現實世界的林林總總，卻在他的畫中創造出記憶中的大千世界，既奇幻又瑰麗。

重見光明時，中風又突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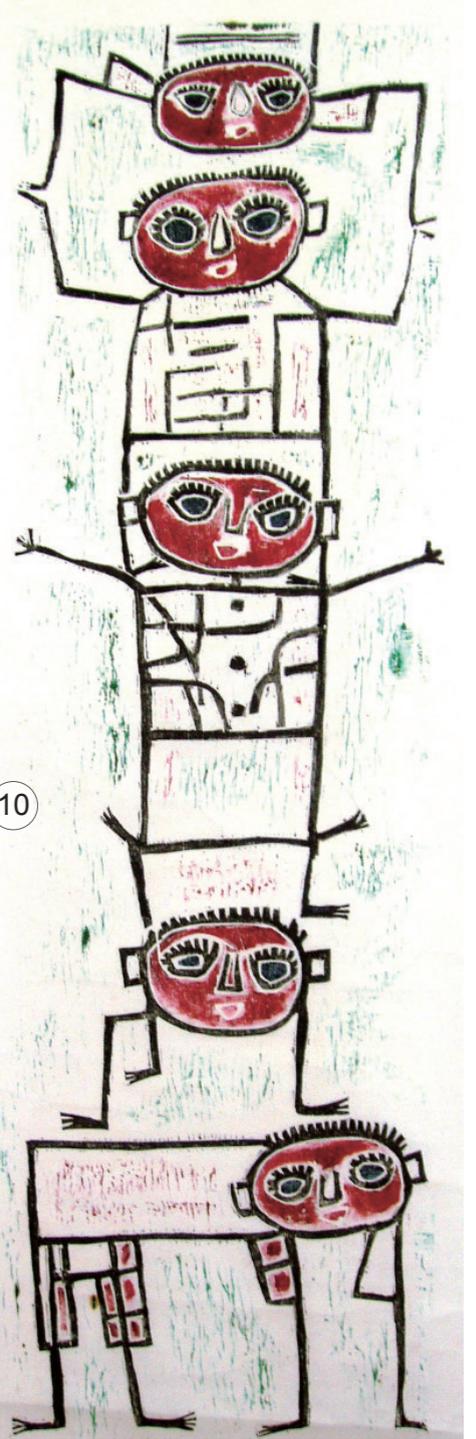
江漢東做夢也想不到，他聽從朋友的推介到高雄接受陳振武醫師的青光眼治療，17

年來他遍訪名師，早已心力交瘁，如今眼前忽然大放光明，他第一次看見自己孩子可愛的青澀模樣，也第一次看見腳底所踩的地磚，他似乎尋回作為人的尊嚴，他終於再度執起雕刻刀，一刀一刀地刻回 10 餘前年他所熱愛的版畫，在起筆與落筆之間，線條盈滿無盡的感恩。

那幅《天使與燈籠》(1985 年) 版畫，刻劃 3 位天使在圓而紅的層層燈籠間，穿梭飛翔，像是江漢東在熊熊烈焰中再次萃煉出自己的鋒芒。滿版的構圖、樸拙的線條，夢幻的空間，洋溢浪漫的情思。這幅在抽象與具象之間的版畫新作，也含藏著油畫的質感，是他將油畫以版畫的形式所呈現的另一種趣味，油畫與版畫相融一體，與他早年的版畫迥然不同，因而入選中畫民國第二屆國際版畫雙年展，獲得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版畫部主任的推崇與讚賞。

當江漢東正為稍微恢復視力而竊喜時，1989 年 5 月 65 歲時，他卻遭逢中風，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更是致命令他右半邊癱瘓，幸好及時送院，不過仍需長期復健。由於妻子在工廠上班謀生，只能早晚陪他在附近的公園運動，並教他練習唱歌，修護受損的語言神經，而原本開刀後稍好的右眼，因中風開始惡化，他心情鬱悶，進入生命的鎖國時代。

他再度被迫放下畫筆，只能繼續他的復建工程，人身體一旦遭了殃，一切只能放下擺平。他有時躺在床上雙腳騰空腳踏車，有時雙手擦玻璃，又擦地板，活絡四肢，白天孩子們上學去，他一個人在家，視茫茫，髮蒼蒼，只能靠著聽收音機裡的戲曲消遣，心裡雖急著想畫畫卻力不從心，他內心不時深情的吶喊：「我才只有 60 多歲，還有 2、30 年好奮鬥！」常被上蒼磨得遍體鱗傷的他，有時想起自己坎坷的境遇，不免激動萬分：「我為國家



10

⑨ 江漢東受眼疾之苦，仍不放棄創作

⑩ 江漢東 遊戲 1960 年 版畫

爭了不少面子，但國家似乎並不重視我。有一天說不定我也會像洪通一樣，死了都沒人知道！」

當他精力、體力稍好後他仍繼續孤獨的幹活，在他那公寓狹小而侷促的 1、2 坪的小陽台，他必須靠著陽光作畫，以藝術療癒深受重創的身心，將大苦大痛化為心靈的一帖良藥。

守護天使，妻子深愛奉獻

上蒼粗暴地蹂躪他的靈魂，卻不忘在他身旁布施一位賢慧的妻子，一路兩人心手相攜，那個家，是抵禦生命無常與子偕老的真愛所在，從結婚當天江漢東倒地那一刻起，披白紗的陳美麗成為他的眼，他的杖，用心護持他，災難已淬鍊她成為生命戰場的勇士，化為終身守護他的天使。晚年的江漢



11

東罹患胃癌臥病在床，離世前半個月，他對著守在病榻旁，陪伴他一路走來無怨無悔 40 年的妻子，眼光泛淚地說：「美麗，你是我的再生媽媽，你是我媽媽投胎來照顧我的！」可不是嗎？江漢東一生受盡苦楚，才滿周歲就沒了母親，奶水還沒喝足又淪為乞丐，之後父親續絃甚少回家，他孤苦零丁一人來臺，好不容易藝術有成，卻又近乎失明，60 來歲又遭中風之苦，80 來歲胃癌在身，幸虧年輕的妻子總是守候在旁。如果不是他媽媽轉世投胎，這世來報恩與兒子再結累世因緣，這種宿世之愛的夫妻，無須學習，真愛就在他們身上顯露。

江漢東初失明時不忍心新婚的妻子，跟著他受盡折磨，曾要她回娘家再擇良人。「當時，我如果離開他，他該怎麼辦？我想還是先把他的病醫好再說，何況他在臺灣又沒什麼親戚，沒人照顧他！」70 歲的陳美麗幽幽地說著往事，不禁淚眼模糊，那淚光含藏著無限的疼惜與憐愛。真愛跨越時空，而且永不分離。他的妻子有如從天而降的菩薩，只是虔心的守護，無盡的付出，擁抱他，把他融入溫暖的臂彎胸懷，融化每一樁生命的苦痛。

詩意的旋律，原鄉的心象

藝術之所以有味，就在於江漢東的作品充滿了神祕的召引，尤其是他黃金童年成長的記憶，腦海裡客家人的民俗節慶、歌謠、



12

傳說、戲曲、馬戲…等等，無一不一一具現在畫中，他的畫面是一個小圖形連接一個小圖形，不必合乎邏輯，沒有明暗，不重立體，圖形式的線條描繪，著以濃麗的色彩，在裝飾性中又有著音樂般的旋律，湧動著詩意的想像。

離開原鄉的鄉愁記憶，滋潤著江漢東乾枯的心靈，回憶如旅行，讓幾近失明的畫家在懷舊中重拾畫筆，把想像繁殖成更豐饒的想像，一幕幕心象超越世間現實的景象，無數的異彩翻飛在畫面。江漢東如鮭魚迴游原鄉大海，尋回他母體文化的族群記憶。

終其一生，江漢東始終全然的、專注的、忘我的，活在他一寸一寸耕耘的繪畫王

國，他無法「一目了然」卻筆筆意蘊無窮。當我們與他的畫相遇，像是重返素樸、無染的稚真世界，體會返璞歸真的原鄉心象之美。源



13

① 江漢東 花舫 2000 年 油畫

② 江漢東 臥 1985 年 版畫

③ 2001 年榮獲第七屆李仲生基金會現代繪畫創作獎